

# 他回来了，真就没再走 乡亲们凑钱供出来的医学生

健康时报记者 李宣璋

“一晚上从村里到太原，护送患者顺利住院治疗，祝早日康复出院。”

正月初五早上六点零七分，在贺星龙的朋友圈里，这几句话下方是一条被车灯照亮才能看到的崎岖山路图片。有他微信的乡亲们都知道，星龙又一夜没睡。

这是他的日常。上门看病、解决不了的赶紧往外送，这个80后村医已经坚持了21年。

在外人看来，贺星龙有很多听起光彩熠熠的标签：“中国青年五四奖章”获得者，“白求恩奖章”获得者，全国“最美医生”等。不管何时何地遇到他，他基本都是一双老步鞋，憨憨的又有些羞涩的打招呼说：我是山西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的村医，我叫贺星龙。

这是他一直没忘的本，也是21年如一日一直守护的根。

**学费3025元，全家积蓄只有302块，他是村民们供出来的医学生**

贺星龙的村子位于黄河边，自古以来，村民们都是土里刨食、靠天吃饭。遇上收成不好的年景，许多村民就得饿肚子。

“我有一个弟弟、两个妹妹。在我读初中那会儿，家里穷。1996年我初中毕业后，考上了运城市卫校，这让我们一家子既高兴，又犯了难。”

贺星龙对健康时报记者说，卫校一年学费要3025元，这对父母来说，每天起早贪黑、面朝黄土背朝天都只能勉强让几个娃吃饱饭，不挨饿。

当时家里所有的积蓄只有302块，可学医是贺星龙从小的梦想，面对家徒四壁的现实，贺星龙无奈又心酸：没钱学医，咋整？

“星龙他爹，你看，咱娃考上卫校了，这对咱村儿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！你供不起事儿，咱们大家凑钱一起供！”乡里乡亲们你二十、他五十……硬是给他凑够了3025元学费。

“我读卫校4年的学费全是村里的父老乡亲们给我凑的，没有他们，我就学不成医。我当时在学校选的是中西医结合专业，学的是全科医生方向，就是想着学成之后，能够多看一些常见病，头疼脑热、中医西医都来点，尽量多照顾到村民们。”贺星龙告



诉健康时报记者，卫校的最后一年，他在县医院实习，当时很多同学也在，实习结束，毕业后，他们大多选择了留在县医院。

“我2000年毕业，是包分配的最后一届，我在县里的同学就能拿两千多块钱一个月。说实话，是留在县里还是回农村，我也犹豫过，毕竟县里条件好。但是一想到当初我念书时，乡里乡亲们你十块，他二十，主动跑到我家给我凑学费的场面，我就下定了决心要回到村里，为这些善良淳朴的乡亲治病救人。”

贺星龙说，“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没有他们，就没有我。”

**爹收拾了准备给我结婚的窑洞，娘卖了玉米和羊，村里有了第一家诊所**

说起21年的村医路上遇到的困难，贺星龙说，“回村之后，看病最起码的诊所我家都没有。我爹把给我准备的结婚的窑洞收拾出来，我娘卖玉米得了460块钱，又把家里仅有的两只绵羊卖了500块钱。就这样勉强把看病

的诊所和必备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弄好了。”

不过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刚毕业且有乡村医生资格证的医生，竟没人来找他看病。

“当时我听到村里说，你一个娃娃能看啥病，别给人耽误了，这不是瞎闹嘛！”贺星龙告诉健康时报记者，当时村里很多人都不相信他能看病，就连他爹都担心“你真的能给人治好吗？”

除此之外，还有另一个声音：同学们都留在县城了，他又回到咱们这山沟沟里了，以后会不会又走了啊？

对于前者的质疑声，为了村民们相信他有能力治病救人，贺星龙制作了1000多份宣传页，上面印上一些常见病和自己的执业领域，最重要的是，他把“24小时上门服务，不收出诊费，五保户、看不起病的老百姓不要钱”印在了宣传页上。

“我们村挨着黄河有个集市，周围二十多个村都赶集。每到赶集那天，我就去集市上发。尤其是给一些老的赤脚医生发，

让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卫校毕业的医生。后来我先是给村里的人看病，给一位叫张立山的老人看病后，整个村的人都知道我看病医术好，慢慢地就传开了。”

“他那个时候70多岁，发烧，又加上长年抽烟，患有气管炎。发烧加气短，已经昏迷了。儿女觉得老人不行了，寿衣都给穿上了。后来找到我，让我去看看，能治好治好，治不好算了。我到后问清情况赶紧退烧，打安痛定、维生素、链霉素……两天后，老人从昏迷状态醒过来，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，老爷子现在已经90多岁了。”

从那以后，“乐堂村的贺星龙医生医术高超”的说法就渐渐传开了，不但本村人找他看，周边村子的乡亲们也找他看病。

从此，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上，总有一个右手提着出诊箱、左手挎着帆布包的男人急匆匆走在出诊路上。而对于第二个质疑，贺星龙用21年的时间证明，他不会走，为了乡亲们。

下转7版